南開學報　第十八卷　第二期　民國一一〇年
Journal of Nan Kai, Vol. 18, No. 2, pp.15-25 (2021)

《閱微草堂筆記》中北京書寫的「寓勸戒」

黃瓊誼

南開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與外語中心

通訊作者：黃瓊誼
聯絡地址：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568 號
電子郵件：hci@nkut.edu.tw
投稿日期：2021 年 6 月
接受日期：2021 年 12 月

摘　　要

紀昀北京書寫中的「寓勸戒」，勸懲的用意十分明顯。紀昀對於他所贊同或反對的意見，往往藉著鬼狐或是他人之口，或抨擊或諷刺或讚揚或勸懲，甚至於紀昀連學術見解，也有以這種寓言式「托狐鬼以抒己見」的方式來表達。紀昀在北京書寫中的「寓勸戒」，或是以神道設教勸人止惡揚善；或是托狐鬼以諷刺世相，針砭世風；或是托狐鬼以抒發人生感慨與哲理、為人處世的哲學；或是托神鬼以表述自己的學術觀點。然而紀昀本以文筆見長，又有厚實的學問根柢、深刻的思想見解、豐富的人生智慧，以此而完成《閱微草堂筆記》，不僅未使其淪為傳教的善書，反而在文學上享有盛名，佔有一席之地。雖然其「寓勸戒」的看法，未能視小說為純文學，但對小說的重視，仍算是卓越的見解。

關鍵詞：紀昀、北京、閱微草堂筆記、寓勸戒

前言

紀昀（1724-1805）自「雍正甲寅，余初隨姚安公[1]至京師」[2]，時年僅 11 歲，至嘉慶十年 82 歲去世，其間僅有兩次長期離京遠行之舉[3]，在京生活凡六十餘年。因此在《閱微草堂筆記》一千多則[4]的紀錄中，有超過十分之一的篇幅，描繪了許多在雍正、乾隆年間京師的風土民情、社會百態，以及考證掌故、奇人異事與名人軼事的記載。《閱微草堂筆記》中這些北京書寫除了極具社會史料的價值，讀之足以增廣見聞，除了增加對雍正、乾隆時期北京的熟稔外，當然其中也少不了藉著許多鬼狐之事，以「托狐鬼以抒己見」[5]的方式，加以或抨擊或諷刺或讚揚或勸懲，來諷刺世相、針砭世風、抒發人生感慨、闡述為人處世哲學等種種意圖，乃至表述自己的學術觀點、思想觀點也屢見其中。透過這些故事，除了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紀昀的思想與創作《閱微草堂筆記》的動機與目的，也深刻地反映出當時世道人心之弊。

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小說家類敘》標舉對小說的看法是「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6]，其中「廣見聞、資

[1] 紀父紀容舒（1685—1764），紀昀尊稱為姚安公。
[2] 紀昀：〈如是我聞〉卷一，《紀曉嵐文集》第二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151。
[3] 一次是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十月的受命視學福建，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八月丁父憂北歸；另一次則是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 年）十月，因漏言獲罪，遠謫新疆，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六月還京。兩者合計，不足六年。其他離京的經驗，則大多是臨時性任務的任命。
[4] 據嘉慶五年刊本目錄所載的則數統計為 1281 則，實際點數的則數是 1172 則。
[5]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收入《魯迅學術論著》，（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148。
[6] 〈子部小說家類敘〉，《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1834。

考證」的小說理論，無疑的是他治學理念的延續，至於「寓勸戒」，雖然也是他治學實用精神的表現，更是中國傳統士大夫觀念的表現。從詩有美刺之說開始，文學的功用就是為著所謂的道統來服務，「文以載道」的主張，是千百年來絕大多數文人所秉持的信念，而他在北京的書寫中，也呈現出如此的特質。雖然紀昀自云其書為「灤陽消夏錄」、「姑妄聽之」、「如是我聞」等名，語近詼諧，又稱「晝長無事，追錄見聞，憶及即書，都無體例」[7]、「今老矣，無復當年之意興，惟時拈紙墨，追錄舊聞，姑以消遣歲月而已」[8]、「景薄桑榆，精神日減，無復著書之志，惟時作雜志，聊以消閒，《灤陽消夏錄》等四種，皆弄筆遣日者也」[9]，這只可視為自謙之詞，因為在景薄桑榆、精神日減、垂垂老矣的暮年，願意耗費近十年的歲月創作此書，不會僅僅是為了弄筆遣日而已[10]。因此其立著的宗旨，除盛時彥所云「雖托諸小說，而義存勸戒」[11]外，紀昀自己也說「或有益於勸懲」[12]、「大旨期不乖於風教」[13]、「儒者著書，當存風化，雖齊諧志怪，亦不當收悖理之言」[14]、「惟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勸懲之旨」[15]，勸懲的用意十分明顯，在〈灤陽消夏錄序〉中，紀昀更直言其小說創作「或有益於勸戒」、「稍存勸懲之旨」：

> 小說稗官，知無關於著述；街談巷議，或有益於勸戒。儒者著書，當存風化。雖齊諧志怪，亦不當收悖理之言。余性酖孤寂，而不能自閑，卷軸筆硯，自束髮至今，無數十日相離也。三十以前講考證之學，所望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三十以後，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抽黃對白，恆終夜構思。五十以後，領修秘籍，復折而講考證……復有此集……然大旨期不乖於風教，若懷挾恩怨、顛倒是非，如魏泰陳善之所為，則自信無是矣。唯不失忠厚之意，稍存勸懲之旨，不顛倒是非如碧雲騢；不挾私怨如周秦行紀；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真記；不繪畫橫陳如秘辛，冀不見擯於君子云爾。[16]

因此魯迅也才會說「則《閱微》又過偏於論議。蓋不安於僅為小說，更欲有益人心」[17]。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 22 章中又稱：「惟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秘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18]，紀昀對於他所贊同或反對的意見，往往藉著鬼狐，或是他人之口或抨擊或諷刺或讚揚或勸懲，甚至於紀昀連學術見解，也有以這種寓言式「托狐鬼以抒己見」的方式來表達。因此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北京書寫，不僅僅於講述奇聞異事而已，其中還有作者藉著談異述奇，特別是講述狐鬼故事來勸懲教化世人；諷刺世相、針砭世風；抒發人生感慨與哲理、為人處世的哲學等種種意圖，乃至表述自己的學術觀點、思想觀點也屢見其中，今分述之。

一、托狐鬼以勸懲

從《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屢屢提及「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強梗，聖人之意深矣。講學家烏乎識之？」[19]、「然神道設教，使人知畏；亦警世之苦心，未可繩以妄語戒也」[20]、「帝王以刑賞勸人善，聖人以褒貶勸人善，刑賞有所不及，褒貶有所弗恤者，則佛以因果勸人善，其事殊，其意同也」[21]，具見紀昀欲藉神道設教以維護社會秩序與行為規範的苦心。是以紀昀把因果報應融入大量的故事中，慢慢地發揮彰善癉惡的思想，以期求得勸善懲惡，穩定社會秩序，達到淑世之

---

[7] 紀昀：〈灤陽消夏錄序〉，《紀曉嵐文集》第二冊，（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頁 1。
[8] 紀昀：〈姑妄聽之序〉，前揭書，頁 375。
[9] 紀昀：〈灤陽續錄序〉，前揭書，頁 494。
[10] 梁恭辰與張維屏，皆曾論及紀昀著書之用意。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初編》卷一：「或疑文達公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公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或又言：『既不著書，何以又撰小說？』余曰：『此公之深心也。蓋考據論辨之書，至於今而大備，其書非留心學問者多不寓目。而稗官小說，搜神志怪，談狐說鬼之書，則無人不樂觀之。故公即於此寓勸戒之意，托之於小說，而其書易行，出之以諧談，而其言易入。然則，〈如是我聞〉、〈槐西雜志〉諸書，其覺夢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乎？按近今小說家有關勸戒諸書，莫善於《閱微草堂筆記》。』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 29 冊，（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227。張維屏的《聽松廬文鈔》：「或又言：『文達不著書，何以喜撰小說？』余曰：『此文達之深心也，蓋考據辨論諸書，至於今已大備，且其書非留心學問者，多不寓目，而稗官小說、搜神誌怪、談狐說鬼之書，則無人不樂觀之。故文達即於此寓勸戒之方、含箴規之意，託之於小說，而其書易行出之，以詼諧而其言易入。然則《閱微草堂筆記》數種，其覺夢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乎！觀者慎無以小說忽之。』」，李桓：《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宰輔卷 31 引，（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85），頁 22。
[11] 盛時彥：〈姑妄聽之跋〉，前揭書，頁 492。
[12] 紀昀，〈灤陽消夏錄序〉，前揭書，頁 1。
[13] 紀昀，〈姑妄聽之序〉，前揭書，頁 375。
[14] 紀昀，《灤陽消夏錄》卷六，前揭書，頁 120。
[15] 紀昀，《灤陽續錄》卷六，前揭書，頁 583。
[16] 紀昀：〈灤陽消夏錄序〉，前揭書，頁 1。
[17]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 22 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頁 138。
[18]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前揭書，頁 148-149。
[19] 〈姑妄聽之〉卷四，前揭書，頁 473。
[20] 〈灤陽消夏錄〉卷六，前揭書，頁 109。
[21] 〈如是我聞〉卷三，前揭書，頁 210。

理想。《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北京書寫，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今舉有關勸孝二例於下：

> 乾隆庚子，京師楊梅竹斜街，火所毀殆百楹。有破屋，巋然獨存。四面頹垣，齊如界畫，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22]

紀昀以孝婦得免於火厄，「事雖異聞」但「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足見孝子（婦）為人天共敬、護祐。而忤逆不孝則必遭受懲罰，紀昀以一則狐仙不孝遭致土神懲處之事，藉著朱五嫂所言「父母恩且不肯報，何有於我！」，直指不孝之人(畜生)，豈能得到別人信任，反襯出人更應當遵守孝道：

> 嘗與杜少司寇凝臺同宿南石槽，聞兩家轎夫相語曰：「昨日怪事。我表兄朱某在海淀為人守墓，因入城未返，其妻獨宿。聞園中樹下有鬥聲，破窗紙竊窺，見二人攘臂奮擊，一老翁舉杖隔之不能止。俄相搏仆地，並現形為狐，跳踉擺撥，觸老翁亦仆，老翁蹶起，一手按一狐，呼曰：『逆子不孝，朱五嫂可助我！』朱伏不敢出，老翁頓足曰：『當訴諸土神。』恨恨而散。次夜聞滿園鈴鐺聲，似有所搜捕，覺几上瓦瓶似微動，怪而視之，瓶中小語曰：『乞勿言，當報恩。』朱怒曰：『父母恩且不肯報，何有於我！』舉瓶擲門外碑趺上，訇然而碎，即聞嗷嗷有聲，意其就執矣。」一轎夫曰：「鬥觸父母倒，是何大事？乃至為土神捕捉，殊可怖也。」凝臺顧余笑曰：「非轎夫不能作此言。」[23]

在古代，官員刑求辦案乃是常事，紀昀筆下一則狐仙不忍小女奴無辜受刑，而挺身為之辯白，促使劉擬山「仕宦二十餘載，鞫獄未嘗以刑求」，故事無疑是對官員辦案方式的一種勸懲：

> 劉擬山家失金釧，掠問小女奴，具承賣與打鼓者（京師無賴游民多，婦女在家倚門，其夫白晝避出，擔二荊筐，操短柄小鼓擊之，收買雜物，謂之打鼓。凡童婢、幼孩竊出之物，多以賤價取之。蓋雖不為盜，實盜之羽翼。然贓物細碎，所值不多，又蹤跡詭秘，無可究詰。故王法亦不能禁也。）。又掠問打鼓者衣服形狀，求之不獲。仍復掠問，忽承塵上微嗽曰：「我居君家四十年，不肯一露形聲，故不知有我。今則實不能忍矣！此釧非夫人檢點雜物，誤置漆奩中耶？」如言求之，果不謬。然小女奴已無完膚矣。擬山終身愧悔，恒自道之曰：「時時不免有此事，安能處處有此狐？」故仕宦二十餘載，鞫獄未嘗以刑求。[24]

乾隆十五年，紀父姚安公為刑部江蘇司郎中時，親審一冤魂附身仇家而沉冤昭雪之事。兇手先因罪證不足而暫時逃過法律制裁，但天理昭彰，最後靠冤魂附身自白，將之繩之以法，紀昀記錄此事，神道設教的用心，不言可喻：

> 乾隆庚午，官庫失玉器，勘諸苑戶，苑戶常明對簿時，忽作童子聲曰：「玉器非所竊，人則真所殺，我即所殺之魂也。」問官大駭，移送刑部。姚安公時為江蘇司郎中，與余公文儀等同鞫之，魂曰：「我名二格，年十四，家在海淀，父曰李星望。前歲上元，常明引我觀燈歸，夜深人寂，常明戲調我，我方力拒，且言歸當訴諸父，常明遂以衣帶勒我死，埋河岸下。父疑常明匿我，控諸巡城，送刑部，以事無左證，議別緝真凶。我魂恒隨常明行，但相去四五尺，即覺熾如烈燄，不得近。後熱稍減，漸近至二三尺，又漸近至尺許。昨乃都不覺熱，始得附之。」又言：「初訊時，魂亦隨之刑部，指其門，乃廣西司。」按所言月日，果檢得舊案。問其屍，云在河岸第幾柳樹旁，掘之亦得，尚未壞。呼其父使辨識，長慟曰：「吾兒也。」以事雖幻杳，而證驗皆真，且訊問時呼常明名，則忽似夢醒，作常明語；呼二格名，則忽似昏醉，作二格語。互辯數四，始款伏。又父子絮語家事，一一分明，獄無可疑，乃以實狀上聞。論如律。命下之日，魂喜甚，本賣糕為活，忽高唱賣糕一聲，父泣曰：「久不聞此，宛然生時聲也。」問兒當何往，曰：「吾亦不知，且去耳。」自是再問常明，不復作二格語矣。[25]

《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北京書寫也有多則色戒的勸懲故事，有因調戲少婦而遭致刑獄之災：

> 余因言有李二混者，貧不自存，赴京師謀食。途遇一少婦騎驢，李趁與語，微相調謔，少婦不答亦不嗔。次日，又相遇，少婦擲一帕與之，鞭驢逕去，回顧曰：「吾今日宿固安也。」李啟其帕，乃銀簪珥數事。適資斧竭，持詣質庫，正質庫昨夜所失。大受拷掠，竟自誣為盜，是乃真為狐戲矣。秋原曰：「不調少婦，何緣致此？仍謂之自戲可也。」[26]

也有輕薄男子挑逗嫵媚幼婦、韶秀少年，以為是遭逢豔遇，但怎知卻是黑陋可憎、暮齒衰顏的老醜狐鬼所變，二則故事

[22]〈灤陽消夏錄〉卷二，前揭書，頁 37。
[23]〈如是我聞〉卷四，前揭書，頁 239。
[24]〈姑妄聽之〉卷四，前揭書，頁 475。
[25]〈灤陽消夏錄〉卷二，前揭書，頁 24-25。
[26]〈槐西雜志〉卷三，前揭書，頁 317。

都是對少年佻薄者的勸懲：

> 裘編修超然言，豐宜門內玉皇廟街，有破屋數間，鎖閉已久，云中有狐魅。適江西一孝廉，與數友過夏（唐舉子下第後讀書待再試，謂之過夏。），取其地幽僻，僦舍於旁。一日，見幼婦立簷下，態殊嫵媚，心知為狐，少年豪宕，意殊不懼。黃昏後，詣門作禮，祝以媟詞。夜中聞牀前窸窸有聲，心知狐至。暗中舉手引之，縱體入懷，遽相狎昵，冶蕩萬狀，奔命殆疲。比月上窗明，諦視，乃一白髮媼，黑陋可憎，驚問：「汝誰？殊不愧赧！」自云：「本城樓上老狐，娘子怪我饕餮而慵作，斥居此屋，寂寞已數載，感君垂愛，故冒恥自獻耳。」孝廉怒搏其頰，欲縛箠之。撐拄擺撥間，同舍聞聲，皆來助捉，忽一脫手，已琤然破窗遁。次夕，自坐屋簷，作軟語相喚，孝廉詬罵，忽為飛瓦所擊。又一夕，揭帷欲寢，乃裸臥牀上，笑而招手，抽刃向擊，始泣罵去。[27]

> 自黃村至豐宜門（俗謂之南西門），凡四十里。泉源水脈，絡帶鉤連，積雨後污潦沮洳，車馬頗為阻滯。有李秀者，御空車自固安返。見少年約十五六，娟麗如好女，蹩躄泥塗，狀甚困憊。時日已將沒，見秀行過，有欲附載之色，而愧沮不言。秀故輕薄，挑與語，邀之同車。忸怩而上。沿途市果餌食之，亦不甚辭。漸相軟款，間以調謔。面頰微笑而已。行數里後，視其貌似稍蒼，尚不以為意。又行十餘里，暮色昏黃，覺眉目亦似漸改。將近南苑之西門，則廣顙高顴，鬑鬑有鬚矣。自訝目眩，不敢致詰。比至逆旅下車，乃鬚髯皓白，成一老翁。與秀握手作別曰：「蒙君見愛，懷感良深。惟暮齒衰顏，今夕不堪同榻，愧相負耳。」一笑而去，竟不知為何怪也。秀表弟為余廚役，嘗聞秀自言之，且自悔少年無狀，致招狐鬼之侮云。[28]

紀昀筆下寫一書生，能在色慾中幡然警醒、懸崖勒馬，斷然悍拒妖魅，讚譽其能看破杏妖的詭計，是具有大智慧，也算是對沉溺於色慾者的一種勸戒與提醒：

> 益都朱天門言，有書生僦住京師雲居寺，見小童年十四五，時來往寺中。書生故蕩子，誘與狎，因留共宿。天曉有客排闥入，書生窘愧，而客若無睹。俄僧送茶入，亦若無睹，書生疑有異。客去，擁而固問之，童曰：「公勿怖，我實杏花之精也。」書生駭曰：「子其魅我乎？」童曰：「精與魅不同。山魈厲鬼，依草附木而為祟，是之謂魅；老樹千年，英華內聚，積久而成形，如道家之結聖胎，是之謂精。魅為人害，精則不為人害也。」問：「花妖多女子，子何獨男？」曰：「杏有雌雄，吾故雄杏也。」又問：「何為而雌伏？」曰：「前緣也。」又問：「人與草木安有緣？」慙沮良久，曰：「非借人精氣，不能煉形故也。」書生曰：「然則子仍魅我耳。」推枕遽起。童亦艴然去。書生懸崖勒馬，可謂大智慧矣。其人蓋天門弟子，天門不肯舉其名云。[29]

懂得知恩圖報是一種美德，但並非人人做得到，於是就有忘恩負義的負心人。紀昀《閱微草堂筆記》筆下的北京書寫，也有負心之報的故事，透過報應之事，作為勸懲，以期能喚回人們感恩的美德。內閣學士札巴爾火祖墳有一巨蟒，能附身於守墓人妻子身上為人治病，不料婦人貪圖錢財而把巨蟒出賣，遭致報復而喪命，足可為負心人的警惕：

> 前記閣學札公祖墓巨蟒事，據總憲舒穆嚕公之言也。壬子三月初十日，蔣少司農戟門邀看桃花，適與札公聯坐，因叩其詳，知舒穆嚕公之語不誣。札公又曰：「尚有一軼事，舒穆嚕公未知也。守墓者之妻劉媼，恒與此蟒同寢處，蟠其榻上幾滿，來必飲以火酒，注巨碗中。蟒舉首一嗅，酒減分許，所餘已味淡如水矣。憑劉媼與人療病，亦多有驗。一旦有欲買此蟒者，給劉媼錢八千，乘其醉而舁之去。去後媼忽發狂曰：『我待汝不薄，汝乃賣我，我必褫汝魄。』」自撾不止。媼之弟奔告札公，札公自往視，亦無如何。逾數刻竟死。夫妖物憑附女巫，事所恒有，忤妖物而致禍，亦事所恒有。惟得錢賣妖，其事頗奇，而有人出錢以買妖，尤奇之奇耳。此蟒今猶在其地，在西直門外，土人謂之紅果園。[30]

二、托狐鬼以諷刺世相，針砭世風

在《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北京書寫，常有紀昀藉鬼狐之口，以諷刺世相針砭世風。在紀昀筆下有諷刺不修身立行的士子，為鬼狐所厭惡、不屑、驅逐的故事：

> 乾隆丙子，有閩士赴公車，歲暮抵京。倉卒不得棲止，乃於先農壇北破寺中僦一老屋。越十餘日，夜半，窗外有人語曰：「某先生且醒，吾有一言。吾居此室久，初以公讀書人，數千里辛苦求名，是以奉讓。後見先

[27]〈如是我聞〉卷一，前揭書，頁 149。
[28]〈槐西雜志〉卷一，前揭書，頁 267。
[29]〈如是我聞〉卷二，前揭書，頁 178。
[30]〈槐西雜志〉卷一，前揭書，頁 260。

生日外出，以新到京師，當尋親訪友，亦不相怪。近見先生多醉歸，稍稍疑之。頃聞與僧言，乃日在酒樓觀劇，是一浪子耳。吾避居佛座後，起居出入，皆不相適，實不能隱忍讓浪子。先生明日不遷居，吾瓦石已備矣。」僧在對屋，亦聞此語，乃勸士他徙。自是不敢租是屋。有來問者，輒舉此事以告云。[31]

董曲江遊京師時，與一友同寓，非其侶也，姑省宿食之費云爾。友徵逐富貴，多外宿。曲江獨睡齋中，夜或聞翻動書冊，摩弄器玩聲。知京師多狐，弗怪也。一夜以未成詩稿置几上，乃似聞吟哦聲，問之弗答。比曉視之，稿上已圈點數句矣。然屢呼之，終不應。至友歸寓，則竟夕寂然，友頗自詫有祿相，故邪不敢干。偶日照李慶子借宿，酒闌以後，曲江與友皆就寢。李乘月散步空圃，見一翁攜童子立樹下。心知是狐，翳身竊睨其所為。童子曰：「寒甚，且歸房。」翁搖首曰：「董公同室固不礙，此君俗氣逼人，那可共處？寧且坐淒風冷月間耳。」李後泄其語於他友，遂漸為其人所聞。銜李次骨，竟為所排擠，狼狽負笈返。[32]

也有藉鬼狐之吃吃竊笑，嘲諷假裝清廉的翰林，鬼魅不著一語，就將講學家的醜態刻劃畢露：

同年項君廷模言，昔嘗館翰林某公家，相見輒講學。一日，其同鄉為外吏者，有所饋贈，某公自陳平生儉素，雅不需此。見其崖岸高峻，遂逡巡攜歸。某公送賓之後，徘徊廳事前，悵悵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數刻。家人請進內午餐，大遭詬怒。忽聞有數人吃吃竊笑之，視之無跡，尋之，聲在承塵上，蓋狐魅云。[33]

也有老魅以詩，投權貴之所好，嘲諷了權貴的假道學：

豐宜門外風氏園古松，前輩多有題詠。錢香樹先生尚見之，今已薪矣。何華峰云：「相傳松未枯時，每風靜月明，或聞絲竹。一巨公偶遊其地，偕賓友夜往觀之 。二鼓後有琵琶聲，似出樹腹，似在樹梢，久之，小聲緩唱曰：『人道冬夜寒，我道冬夜好。繡被暖如春，不愁天不曉。』巨公叱曰：『何物老魅，敢對我作此淫詞 ？』戛然而止。俄登登復作，又唱曰：『郎似桃李花，妾似松柏樹。桃李花易殘， 松柏常如故。』巨公點首曰：『此乃差近風雅。』餘音搖曳之際，微聞樹外悄語曰：『此老殊易與，但作此等語，言便生歡喜。』撥剌一響，如有弦斷。再聽之，寂然矣。」[34]

也有狐仙在道士師徒爭執時，一語道破問題所在，卻也揭穿了本應清淨修持的方外之士，真實的嘴臉，諷刺了廣歛錢財、尋花問柳無恥的道士：

京師某觀，故有狐。道士建醮，醵多金。歲事後，與其徒在神座燈前，會計出入，尚闕數金。師謂徒乾沒，徒謂師誤算，盤珠格格，至三鼓未休。忽樑上語曰：「新秋涼爽，我倦欲眠，汝何必在此相聒？此數金，非汝欲買媚藥置懷中，過後巷劉二姐家，二姐索金指環，汝乘醉探付彼耶？何竟忘也？」徒轉面掩口。道士乃默然斂簿出。剃工魏福，時寓觀內，親聞之。言其聲咿咿呦呦，如小兒女云。[35]

也有諷刺人不如狐魅之事。一太學生被後妻親屬霸佔產業而欲尋短，久居他家的狐仙為之抱不平而出頭嚴懲妻黨並驅逐之。紀昀對此深有感觸，因曾見好友胡牧亭、陳裕齋等為人所欺[36]，因此盛讚此狐仙，甚至說出「雖狐也，為之執鞭，所欣慕焉」，足見對其仗義之行的感佩：

褚鶴汀言，有太學生，貲巨萬。妻生一子死。再娶，豐於色，太學惑之。托言家政無佐理，迎其母至，母又攜二妹來。不一載，其一兄二弟，亦挈家來。久而僮僕婢媼皆妻黨，太學父子，反煢煢若寄食。又久而筦鑰簿籍，錢粟出入，皆不與聞；殘杯冷炙，反遭厭薄矣。稍不能堪，欲還奪所侵權，則妻兄弟哄於外，妻母妹等詬於內。嘗為眾所聚毆，至落鬚敗面，呼救無應者。其子狂奔至，一摑仆地，惟叩額乞緩死而已。恚不自勝，詣後園將自經。忽一老人止之曰：「君勿爾。君家之事，神人共憤久矣。我居君家久，不平尤甚。君但焚牒土神祠，云乞遣後圃狐驅逐，神必許君。」如其言。是夕，果屋瓦亂鳴，窗扉震撼，妻黨皆為磚石所擊，破額流血。俄而妻黨婦女，並為狐媚；雖其母不免。晝則發狂裸走，醜詞褻狀，無所不至；夜則每室坐集數十狐，更番嬲戲。不勝其創，哀乞聲相聞。廚中肴饌，俱攝置太學父子前，妻黨所食皆雜以穢物。知不可住，皆竄歸。太學乃稍稍召集舊僕，復理家政，始可以自存。妻黨覬覦未息，恒來探視。入門輒被擊，或私有所攜，歸家則囊已空矣。其妻或私饋亦然。由是遂絕跡。然核計貲產損耗已甚，微狐力，則太學父

[31]〈灤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75。
[32]〈灤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76。
[33]〈如是我聞〉卷三，前揭書，頁 194。
[34]〈如是我聞〉卷一，前揭書，頁 139。
[35]〈如是我聞〉卷一，前揭書，頁 131。
[36] 兩人為惡僕、惡婿所欺之事，見〈姑妄聽之〉卷三，前揭書，頁 447-448。

> 子餓殍矣。此至親密友所不能代謀，此狐百計代謀之，豈狐之果勝人哉？人於世故深，故遠嫌畏怨，趨易避難，坐視而不救；狐則未諳世故，故不巧博忠厚長者名，義所當為，奮然而起也。雖狐也，為之執鞭，所欣慕焉。[37]

也有藉鬼魅談論著明代首善書院的歷史，痛心東林黨人的「鶩虛名而受實禍」，世外之狐鬼竊竊不滿之言，是諷刺也是尖銳的批評，似乎就是紀昀對明末黨爭痛心疾首的心聲：

> 裘文達公言，嘗聞諸石東村曰：「有驍騎校，頗讀書，喜談文義。一夜，寓直宣武門城上乘涼，散步至麗樵之東，見二人倚堞相對語。心知為狐鬼，屏息伺之。其一舉手北指曰：『此故明首善書院，今為西洋天主堂矣。其推步星象，製作器物，實巧不可階；其教則變換佛經，而附會以儒理。吾曩往竊聽，每談至無歸宿處，輒以天主解結，故迄不能行，然觀其作事，心計亦殊黠。』其一曰：『君謂其黠，我則怪其太癡。彼奉其國王之命，航海而來，不過欲化中國為彼教，揆度事勢，寧有是理？而自利瑪竇以後，源源續至，不償其所願，終不止。不亦傎乎？』其一又曰：『豈但此輩癡，即彼建首善書院者，亦復大癡。奸黨柄國，方陰伺君子之隙，肆其詆排，而群聚清談，反予以鉤黨之題目，一網打盡，亦復何尤。且三千弟子，惟孔子則可，孟子揣不及孔子，所與講肄者，公孫丑、萬章等數人而已。洛閩諸儒，無孔子之道德，而亦招聚生徒，盈千累萬，梟鸞並集，門戶交爭，遂釀為朋黨，而國隨以亡。東林諸儒不鑒覆轍，又鶩虛名而受實禍。今憑弔遺蹤，能無責備於賢者哉！』方相對歎息，忽回顧見人，翳然而滅。」東村曰：「天下趨之如鶩，而世外之狐鬼，乃竊竊不滿也。人誤耶？狐鬼誤耶？」[38]

三、托狐鬼以抒發人生感慨與哲理、為人處世的哲學

紀昀晚年追憶前事，以其親身所經歷、聽聞的奇聞軼事，寫成《閱微草堂筆記》，由於宦海一生，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魯迅稱紀昀「其處世貴寬，論人欲恕，故於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且於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39]，書以「閱微」為名，正是要藉著一篇篇的故事，來對世人「不情之論」、「習而不察者」，「揭其拘迂」，所以書中的故事，有很多他人生智慧的結晶。例如世人多以外貌取人，而狐仙的一番話卻點出了朋友相交貴在知心，「非交以貌」，話中也諷刺了人心的險詐、叵測，所以田白巖認為狐仙「此狐之閱世深矣」，正說明話中所蘊含的人生智慧：

> 長山聶松巖，以篆刻遊京師。嘗館余家，言其鄉有與狐友者，每賓朋宴集，招之同坐。飲食笑語，無異於人，惟聞聲而不睹其形耳。或強使相見，曰：「對面不睹，何以為相交？」狐曰：「相交者交以心，非交以貌也。夫人心叵測，險於山川，機阱萬端，由斯隱伏。諸君不見其心，以貌相交，反以為密；於不見貌端，反以為疏，不亦悖乎？」田白巖曰：「此狐之閱世深矣。」[40]

而十剎海的縊鬼最後能成功地找到替代，靠的是他鬼所教的「裹著糖衣的毒藥」策略，收斂起恐怖的形貌，而以美色誘人，與上則故事同樣都是說明不可以貌取人的人生智慧：

> 嘉慶丙辰冬，余以兵部尚書出德勝門監射。營官以十剎海為館舍，前明古寺也。殿宇門徑，與劉侗《帝京景物略》所說全殊，非復僧住一房佛亦住一房之舊矣。寺僧居寺門一小屋，余所居則在寺之後殿，室亦精潔。而封閉者多，驗之有乾隆三十一年封者，知曠廢已久。余住東廊室內，氣冷如冰，爇數爐不熱，數燈皆黯黯作綠色。知非佳處，然業已入居，故宿一夕，竟安然無恙。奴輩住西廊，皆不敢睡，列炬徹夜坐廊下，亦幸無恙。惟聞封閉室中，喁喁有人語，聽之不甚了了耳。轎夫九人，入室酣眠。天曉，已死其一矣。飭別覓居停，乃移住真武祠。祠中道士云，聞有十剎海老僧，嘗見二鬼相遇，其一曰：「汝何來？」曰：「我轉輪期未至，偶此閒遊。汝何來？」其一曰：「我縊魂之求代者也。」問：「居此幾年？」曰：「十餘年矣。」又問：「何以不得代？」曰：「人見我皆驚走，無如何也。」其一曰：「善攻人者，藏其機，匕首將出袖而神色怡然，俾有濟也。汝以怪狀驚之，彼奚為不走耶？汝盍脂香粉氣以媚之，抱衾薦枕以悅之，必得當矣。」老僧素嚴正，厲聲叱之，欻然入地。數夕後，寺果有縊者。此鬼可謂陰險矣。然寺中所封閉，似其鬼尚多，不止此一二也。[41]

而性格多疑的御史某公，因其庸人自擾的作為，反而招致邪祟，正印證了「妖由人興」、「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話：

---

[37]〈姑妄聽之〉卷四，前揭書，頁 473。
[38]〈如是我聞〉卷四，前揭書，頁 229。
[39]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前揭書，頁 149-150。
[40]〈灤陽消夏錄〉卷五，前揭書，頁 93。
[41]〈灤陽續錄〉卷三，前揭書，頁 534-535。

雍正甲寅，余初隨姚安公至京師，聞御史某公，性多疑。初典永光寺一宅，其地空曠，慮有盜。夜遣家奴數人，更番司鈴柝，猶防其懈，雖嚴寒溽暑，必秉燭自巡視，不勝其勞。別典西河沿一宅，其地市磣櫛比，又慮有火，每屋儲水甕，至夜鈴柝巡視，如在永光寺時，不勝其勞。更典虎坊橋東一宅，與余只隔數家，見屋宇幽邃，又疑有魅，先延僧誦經放燄口，鈸鼓琤琤者數日，云以度鬼；復延道士設壇，召將懸符持咒，鈸鼓琤琤者又數日，云以驅狐。宅本無他，自是以後，魅乃大作。拋擲磚瓦，攘竊器物，夜夜無寧居。婢媼僕隸，因緣為奸，所損失者無算。論者皆謂妖由人興。居未一載，又典繩匠衕衖一宅，去後不通聞問，不知其作何設施矣 。姚安公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此公之謂乎？[42]

紀昀不僅是學識淵博，而且待人處世通情達理，講求寬容，表現出一代通儒的博大胸懷。〈如是我聞〉卷四中奴僕與狐仙發生糾紛，主人欲訴諸同鄉正一真人以懲誡狐仙，紀父姚安公卻勸其不可袒護下人，另一李公根侯也勸其先責己、不護短，兩人處理糾紛的見解，無疑地是紀昀所認同，因而特地將之紀錄，這也是紀昀處世之道的人生智慧：

高淳令梁公欽，官戶部額外主事時，與姚安公同在四川司。是時六部規制嚴，凡有故不能入署者，必遣人告掌印，掌印遣牒司務，司務每日匯呈堂，謂之出付，不能無故不至也。一日，梁公不入署，而又不出付，眾疑焉。姚安公與福建李公根侯，寓皆相近，放衙後，同往視之。則梁公昨夕睡後，忽聞砰訇撞觸聲，如怒馬騰踏，呼問無應者，悸而起視，乃二僕一御者，裸體相搏，捶擊甚苦，然皆緘口無一言。時四鄰已睡，寓中別無一人，無可如何，坐視其鬥，至鐘鳴乃並仆。迨曉而蘇，傷痕鱗疊，面目皆敗，問之都不自知，惟憶是晚同坐後門納涼，遙見破屋址上有數犬跳踉，戲以磚擲之，嗥而跳。就寢後，遂有是變。意犬本是狐，月下視之未審歟？梁公泰和人，與正一真人為鄉里，將往陳訴。姚安公曰：「狐自遊戲，何預於人？無故擊之，曲不在彼，袒曲而攻直，於理不順。」李公亦曰：「凡僕隸與人爭，宜先克己。理直尚不可縱，使有恃而妄行，況理曲乎？」梁公乃止。[43]

「應酬之禮不可廢」也是紀昀在為人處世上的心得，藉著狐仙捉弄生性吝嗇選人的故事，來分享其人生智慧：

選人某，在虎坊橋租一宅。或曰：「中有狐，然不為患，入居者祭之則安。」某性嗇不從，亦無他異。既而納一妾，初至日，獨坐房中。聞窗外簾隙，有數十人悄語，品評其妍媸。忸怩不敢舉首。既而滅燭就寢，滿室吃吃作笑聲（吃吃笑不止，出《 飛燕外傳》。或作嗤嗤，非也。又有作咥咥者，蓋據毛亨《詩傳》。然《毛傳》咥咥乃笑貌，非笑聲也。）。凡一動作，輒高唱其所為。如是數夕不止。訴於正乙真人。其法官汪某曰：「凡魅害人，乃可劾治；若止嬉笑，於人無損。譬互相戲謔，未釀事端，即非王法之所禁。豈可以猥褻細事，瀆及神明！」某不得已，設酒肴拜祝。是夕寂然。某喟然曰：「今乃知應酬之禮不可廢。」[44]

在半世紀的為官生涯[45]裡，紀昀對為官之道，當深有心得，《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北京書寫，也有多則以鬼狐之事，警惕官員除了潔身自愛外，對吏、役、官之親屬、官之僕役長隨等也當留意約束，因為彼等「其最為民害者，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親屬，一曰官之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勢作威，足使人敲髓灑膏，吞聲泣血」[46]。〈槐西雜志〉卷三中記一女鬼薦枕選人，以謀求其夫能為選人長隨，紀昀評論此事「求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多財可知。財自何來？其蠹官而病民可知矣」，這四類人或是為虎作倀，或是狐假虎威，都能蠹官而病民，讓人吞聲泣血：

有選人在橫街夜飲，步月而歸。其寓在珠市口，因從香廠取捷徑。一小奴持燭籠行，中路踣而滅。望一家燈未息，往乞火。有婦應門，邀入茗飲。心知為青樓，姑以遣興。然婦羞澀低眉，意色慘沮。欲出，又牽袂固留。試調之，亦宛轉相就。適攜數金，即以贈之。婦謝不受，但祈曰：「如念今宵愛，有長隨某住某處，渠久閒居，妻亡子女幼，不免饑寒。君肯攜之赴任，則九泉感德矣。」選人戲問：「卿可相隨否？ 」泫然曰：「妾實非人，即某妻也。為某不能贍子女，故冒恥相求耳。」選人悚然而出。回視，乃一新塚也。後感其意，竟攜此人及子女去。求一長隨，至鬼亦薦枕，長隨之多財可知。財自何來？其蠹官而病民可知矣。[47]

〈姑妄聽之〉卷二中道士法術失靈的遭遇，也正是說明如未能約束好自己的部屬或家人，照樣會造成傷害，也會給自己

[42]〈如是我聞〉卷一，前揭書，頁 151。
[43]〈如是我聞〉卷四，前揭書，頁 223-224。
[44]〈槐西雜志〉卷三，前揭書，頁 310-311。
[45] 紀昀 31 歲成進士改庶吉士，82 歲卒於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任內。
[46]〈灤陽消夏錄〉卷五，前揭書，頁 108-109。
[47]〈槐西雜志〉卷三，前揭書，頁 326。

帶來惡名。可惜直隸某令無領悟的智慧，「故清風兩袖，而卒被惡聲」，枉費了紀昀同年陳半江的一番苦心：

> 同年陳半江言，有道士善符籙，驅鬼縛魅，具有靈應，所至惟蔬食茗飲而已，不受銖金寸帛也。久而術漸不驗，十每失四五，後竟為群魅所遮，大見窘辱。狼狽遁走，愬於其師。師至，登壇召將，執群魅鞫狀。乃知道士雖不取一物，而其徒往往索人財；及為行法，又竊其符籙，攝狐女媟狎。狐女因竊污其法器，故神怒不降，而仇之者得以逞也。師拊髀歎曰：「此非魅敗爾，爾徒之敗爾也；亦非爾徒之敗爾，爾不察爾徒，適以自敗也。賴爾持戒清苦，得免幸矣，於魅乎何尤！」拂衣竟去。夫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此儒者之常談也。然奸黠之徒，豈能以主人廉介，遂輟貪謀哉？半江此言，蓋其官直隸時，與某令相遇於余家，微以相諷。此令不悟，故清風兩袖，而卒被惡聲，其可惜也已。[48]

四、托神鬼以表述自己的學術觀點

宋明理學據理談天說性，講求格物窮理，但紀昀痛惡宋儒臆斷解經之弊，屢屢抨擊講學家「以理斷天下事，不盡其變」[49]，講學家的臆斷「不亦顛乎？」[50]、「毋乃膠柱鼓瑟乎？」[51]「宋儒於理不可解者，皆臆斷以為無是事」[52]、「天地之大，無所不有，宋儒每於理所無者，即斷其必無，不知無所不有，即理也」[53]。紀昀除了在《四庫全書總目》嚴詞抨擊宋儒程端學以臆說解經外[54]，在〈槐西雜志〉卷二中，更藉著已成為神明的紀叔姬之口，親自辯白程端學《春秋本義》[55]臆斷的誤謬，「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56]歸酅，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嫠婦，何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媵，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說出了《四庫全書總目》中沒說出的程端學誤謬之處，在於魯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後，紀侯的二夫人紀叔姬還曾到酅地投靠小叔紀季，程端學認為當歸於母族魯國而不應歸於夫族酅地，就據此而認定紀叔姬失節於紀季。但當時已在五旬以外的斑白之嫠婦，何由知季必悅之？紀叔姬為待年之媵，例不登諸簡策，而仲尼特筆書之，正是因為紀叔姬的矢心不二。紀昀更透過耽於宋學的周書昌（永年）來講述這件事，更突顯出程端學臆斷的荒謬：

> 蓋漢儒之學務實，宋儒則近名。不出新義，則不能聳聽；不排舊說，則不能出新義……元程端學推波助瀾，尤為悍戾。偶在五雲多處（即原心亭[57]。）檢校端學《春秋解》，周編修書昌因言：「有士人得此書，珍為鴻寶。一日，與友人游泰山，偶談經義，極稱其論叔姬歸酅一事，推闡至精。夜夢一古妝女子，儀衛尊嚴，厲色詰之曰：『武王元女，實主東嶽。上帝以我艱難完節，接跡共姜，俾隸太姬為貴神，今二千餘年矣。昨爾述豎儒之說，謂我歸酅為淫於紀季，虛辭誣詆，實所痛心！我隱公七年歸紀，莊公二十年歸酅，相距三十四年，已在五旬以外矣。以斑白之嫠婦，何由知季必悅我？越國相從，《春秋》之法，非諸侯夫人不書，亦如非卿不書也。我待年之媵，例不登諸簡策，徒以矢心不二，故仲尼有是特筆。程端學何所依憑而造此曖昧之謗耶？爾再妄傳，當臠爾舌。』命從神以骨朵擊之。狂叫而醒，遂毀其書。」余戲謂書昌曰：「君耽宋學，乃作此言！」書昌曰：「我取其所長，而不敢諱所短也。」是真持平之論矣。[58]

雖然紀昀欣賞漢學重考據徵實的治學方法，但是如果只是泥古而食古不化，成為迂腐的學究，甚至陷入繁瑣的考證弊病當中，紀昀也會毫不客氣地給予辛辣的諷刺。在〈灤陽消夏錄〉卷五中紀昀講述了一則鬼故事給戴震聽，戴震聽後也說出一則鬼故事來回應[59]：

> 朱青雲言，嘗與高西園散步水次。時春冰初泮，淨綠瀛溶。高曰：「憶晚唐有『魚鱗可憐紫，鴨毛自然碧』

---

[48]〈姑妄聽之〉卷二，前揭書，頁 412。
[49]〈槐西雜志〉卷 二 ， 前揭書頁 276。
[50]〈灤陽續錄〉卷一，前揭書，頁 502。
[51]〈灤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79。
[52]〈灤陽消夏錄〉卷四，前揭書，頁 79。
[53]〈灤陽消夏錄〉卷六，前揭書，頁 115。
[54]「如經書紀履緰來逆女伯姬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舊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緰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緰爲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酅，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爲當歸魯而不當歸酅，斯已刻矣，乃復誣以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四庫全書總目》卷 28《春秋本義》提要，前揭書，上冊頁 356)、「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爲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四庫全書總目》卷 26《春秋公羊傳注疏》提要，前揭書，上冊頁 330)。
[55] 查《四庫全書總目》中程端學未見著錄《春秋解》，此處疑是指《春秋本義》，乃紀昀偶誤舉。
[56] 此處應是紀昀誤記，當為莊公十二年。
[57] 原心亭應是在翰林院中。
[58]〈槐西雜志〉卷二，前揭書，頁 280。
[59] 紀昀與戴震交誼匪淺，還因紀昀之舉薦，戴震得以舉人之身入〈四庫全書〉館任纂修官。〈與余存吾太史書〉中稱「東原與昀交二十餘年，主昀家前後幾十年，凡所撰錄，不以昀為陋，頗相質證，無不犂然有當於心者」此事應是發生在戴震客居紀昀北京家中時，前揭書，頁 274。

> 句，無一字言春水而晴波滑笏之狀，如在目前。惜不記其姓名矣。」朱沉思未對，聞老柳後有人語曰：「此初唐劉希夷詩，非晚唐也。」趨視無一人，朱悚然曰：「白日見鬼矣！」高微笑曰：「如此鬼，見亦大佳，但恐不肯相見耳。」對樹三揖而行。歸檢劉詩，果有此二語。余偶以告戴東原，東原因言有兩生燭下對談，爭春秋周正夏正，往復甚苦，窗外忽太息言曰：「左氏周人，不容不知周正朔，二先生何必費詞也？」出視窗外，惟一小僮方酣睡。觀此二事，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60]

在乾嘉考據之學如日中天的年代，紀昀竟敢透過鬼神之口對大家趨之若鶩的考據之學加以揶揄，如果紀昀果真一味反對宋學，又怎麼會有譏諷漢學陷入訓詁考證泥淖「儒者日談考證，講曰若稽古，動至十四萬言，安知冥冥之中，無在旁揶揄者乎？」的記述呢？《閱微草堂筆記》中另有一則書生借視狐精之書「皆五經、論語、孝經、孟子之類。但有經文而無註。問經不解釋，何由講貫？老翁曰：『吾輩讀書，但求明理。聖賢言語本不艱深，口相授受，疏通訓詁，即可知其義旨，何以註為？』」[61]，也頗有借狐精之口，表達出對儒者陷於訓詁考證泥淖之中的譏諷。

結語

紀昀在記敘張皇鬼神、稱靈道異的鬼狐故事時，往往藉事而發揮，加以說理勸戒。紀昀北京書寫中的「寓勸戒」，勸懲的用意十分明顯，或是以神道設教勸人止惡揚善；或是托狐鬼以諷刺世相，針砭世風；或是托狐鬼以抒發人生感慨與哲理、為人處世的哲學；或是托神鬼以表述自己的學術觀點。以此用意而書寫，不僅未使《閱微草堂筆記》淪為傳教的善書[62]，還在筆記小說中享有盛名，原因為何？現代著名女作家張愛玲在〈談看書〉一文中曾說過：

> 譬如小時候愛看《聊齋》，連學它的《夜雨秋燈錄》等都看過好幾遍，包括《閱微草堂筆記》，盡管《閱微草堂》的冬烘頭腦令人髮指。多年不見之後，《聊齋》覺得比較纖巧單薄，不想再看，純粹記錄見聞的閱微草堂卻看出許多好處來。[63]

這裡的「冬烘頭腦令人髮指」，大概就是張愛玲年少時讀《閱微草堂筆記》，其中「寓勸戒」給她的感覺。至於多年不見之後卻看出許多好處來，張愛玲並未明言「許多好處」為何，或許是隨著年歲增長、閱歷漸多，「寓勸戒」中的種種思想，觸動了張愛玲，讓她從鄙視轉而到認同，才會說「看出許多好處來」。

「許多好處」也可能是張愛玲讀出《閱微草堂筆記》在思想、學問、文學寫作藝術上的成就。魯迅認為《閱微草堂筆記》在文學寫作上「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考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因此「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借位高望重以傳者矣」，是指出《閱微草堂筆記》文學寫作藝術上的成就，使之能在清代小說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盛時彥也在〈姑妄聽之跋〉中曾提出《閱微草堂筆記》創作意旨「雖托諸小說，而義存勸戒」是「天下之所知也」，但在思想上「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學問上「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創作藝術上「敘述剪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迴出天機」，卻是「讀者或未必盡知也」：

> 時彥嘗謂先生諸書，雖托諸小說，而義存勸戒，無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至於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敘述剪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迴出天機，則文章亦見焉。讀者或未必盡知也。[64]

或許這就是張愛玲在多年不見之後，卻看出許多的好處。這也是《閱微草堂筆記》之所以在「按近今小說家有關勸戒諸書，莫善於《閱微草堂筆記》」[65]、「然則《閱微草堂筆記》數種，其覺夢之清鐘、迷津之寶筏乎」[66]此類的評價中，不淪為傳教的善書，而卻能在文學上享有盛名的原因。

紀昀以志怪來寓勸戒，常出以諷刺嘲弄的筆法，在詼諧中含著人生智慧的說教成份，他雖然不能破除迷信，但卻往往藉著迷信來使人向善。雖然他是藉鬼神的力量來勸人向善，但他還是依情度理加以剖析，使人能心服口服，此非一般迷信所能及。因此，紀昀重視神道設教的用意，雖然在鬼神之說上和宋儒相左，但最終連以理學信徒自居，自稱「一宗宋儒」的曾國藩也接受紀昀「寓勸戒」的意旨，曾國藩就曾為徐瑤節錄《閱微草堂筆記》中鬼神因果故事而成的《紀氏嘉言》作序說：

> 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相同，亦未厚貶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世風日漓，無欲而為善，無畏而不為不善者，

[60]〈灤陽消夏錄〉卷五，前揭書，卷五，頁 96。
[61]〈灤陽消夏錄〉卷三，前揭書，頁 53。
[62] 在清朝即有徐瑤節錄《閱微草堂筆記》中鬼神因果故事而成的《紀氏嘉言》，至今台灣地區也還有許多宗教團體，刊行視為善書的《紀文達公筆記摘要》。
[63] 文刊於中國時報，1974 年 4 月 25 日，十二版。
[64] 盛時彥：〈姑妄聽之跋〉，前揭書，前揭書，頁 492。
[65] 詳見注 5 梁恭辰之言。
[66] 詳見注 5 張維屏之言。

> 不可得已。苟有術焉，可以驅民於淳樸而稍遏其無等之欲，豈非士大夫有世教之責者事哉？[67]

「士大夫有世教之責者」或許正是龔鵬程先生所說的「在宋明理學已漸喪失其倫理規範意義，經史考證又只是技藝的時代，信奉此等通俗儒道佛理，並以之教化民眾，便成為士大夫自覺可以努力之工作」[68]，所以《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昀「寓勸戒」「牖民於善，防民於淫，拳拳救世之心……此與濂洛關閩拯人心沉溺者，意旨不若合符節歟」[69]。

雖然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寫作中實踐了他的小說理論，但後人以純文學的眼光來看，自不免認為「但過偏於議論，且其目的為求有益人心，已失去了文學的意義」[70]，雖說紀昀以小說具有載道的觀念，仍無法使小說獲得真正獨立的文學價值，但總是把小說和六經都稱有載道之用，也算是對小說青睞有加了。高明先生即稱：

> 夫昀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乃竟寄意於小說，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使天下人皆知小說之為文學，不在鴻篇麗製之下。其見不可謂不卓，其功亦不可謂不偉矣。惟其著述大旨，悉歸勸懲，猶有是非不謬於聖人之意，與今之所謂純文學者稍異其趣，蓋時代限之也。[71]

雖然紀昀認為小說應該具有「寓勸戒」的功用，他的創作亦是以此為主。然而我們卻不必以此來深責紀昀，畢竟古往今來又有幾人能不受傳統的影響而超越於時代之前呢？就連晚明傾向性靈派的李贄、三袁、馮夢龍這派文人，他們雖主張寫詩文是自我的表現，不必附帶任何實用或道德的意義，然而這些人一論及小說，卻也不免有道貌，如李贄評點水滸傳，必以「忠義」冠其首，似乎水滸傳的價值只在於「忠義」而已。[72]所以正如高明先生所說的「使天下人皆知小說之為文學，不在鴻篇麗製之下。其見不可謂不卓，其功亦不可謂不偉矣」，《閱微草堂筆記》中「寓勸戒」的意旨，雖有其時代的侷限性，但也有展現對小說的重視，進而提升其地位的功勞。

參考書目（依引用次序排列）

[清]《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清] 紀昀著、孫致中等人點校《紀曉嵐文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張愛玲：〈談看書〉，《中國時報》，1974年4月25日，十二版。

[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初編》，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29冊，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83年。

[清]張維屏：《聽松廬文鈔》，收入《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85年。

[清]曾國藩：《曾國藩全集》，湖南：岳麓書社，1986年。

[清]汪德鉞：《四一居士文抄》，收入《稀見清人別集叢刊》，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譚正璧：《中國文學史》，台北：莊嚴出版社，1982年。

高明：《高明文集》，台北：黎明圖書公司，1978年。

前野直彬著．吳壁雍譯：《論明清兩種對立的小說理論》——〈金聖嘆與紀昀〉，《中外文學》14：3，1985年8月。

[67]〈紀氏嘉言序〉，曾國藩：《曾國藩全集》第 14 冊，（湖南：岳麓書社，1986 年），頁 172。

[68]〈乾嘉年間的鬼狐怪談〉，《中華文史論叢》總第 68 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151。

[69] 汪德鉞：「平生講學，不空持心性之談，人以為異於宋儒，不知其牖民於善，防民於淫，拳拳救世之心，實導源洙泗。即偶為筆記也，以為中人以下，不可與莊語，於是以卮言之出，代木鐸之聲。乍視之，若言奇言怪；細核之，無非富懲勸以發人深省者。柳子厚云：『即末以操其本，可十七八』，此與濂洛關閩拯人心沉溺者，意旨不若合符節歟？」，〈紀曉嵐師八十序〉，《四一居士文抄》卷四，（《稀見清人別集叢刊》第 12 冊，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332-333。

[70] 譚正璧：《中國文學史》，（台北：莊嚴出版社，1982 年），頁 361。

[71] 高明：〈紀昀傳〉，收入《高明文集》下冊，（台北：黎明圖書公司，1978 年），頁 608。

[72] 前野直彬著．吳壁雍譯：《論明清兩種對立的小說理論》——〈金聖嘆與紀昀〉，《中外文學》14：3，1985 年 8 月。

Reading Beijing's ‘ Pinned admonish’ in the “Yuewei Cottage Notes”

HUANG, CHIUNG-YI

Nan Ka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Ji Yun in the Reading Beijing's ‘ Pinned admonish’, The intent of the persuasion is clear. Ji Yun often uses ghosts, foxes, or other people to criticize, satirize, praise, or admonish him for the opinions he agrees with or disagrees with, and even his academic opinions are expressed in an allegorical manner as "a fox and a ghost to express his opinions. Ji Yun in the Reading Beijing's ‘ Pinned admonish’, or they may use Shinto teachings to persuade people to stop evil and promote good; or they may use foxes and ghosts to satirize and criticize the world; or they may use foxes and ghosts to express their feelings and philosophies of life and their philosophies of dealing with the world; or they may use gods and ghosts to express their own academic viewpoints. He has a solid foundation of scholarship, profound insights, and a wealth of wisdom in life, which led him to complete the "Yuewei Cottage Notes". Although his view of "folk exhortation" does not regard fiction as pure literature, his emphasis on fiction is still a remarkable insight.

Keywords: Ji Yun ,Beijing, Yuewei Cottage Notes, Pinned admonish